

其致一也
後之攬

HUFAMEI DE XIANDAI CHANSHI

书法美的现代阐释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圖畫所說敘展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著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寶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能毛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ARCTIME
时代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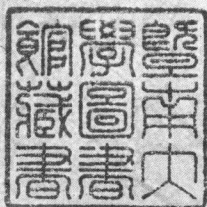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J292.1
201213

阅 览

书法美的现代阐释

毛万宝·著



APL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美的现代阐释 / 毛万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2

(毛万宝书学论集)

ISBN 978-7-5336-6417-6

I. ①书… II. ①毛… III. ①汉字—书法美学—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8913 号

书名: 书法美的现代阐释

作者: 毛万宝

出版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黄书权

责任印制: 王琳

装帧设计: 何宇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 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96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17-6

定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 章祖安

毛万宝君书学论集编成，嘱我为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为什么高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诚实人，集中所写都是他所持真实观点的反映；二是他嘱我为序，并非看重我的名气（名气比我大的人多得很），而是长期以来私淑于我，同我在心灵上颇多相通之处；其三，我同意作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万宝君寻探书法精微的学术水平够格。

万宝君的书学论集拟出五卷，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每卷25万言上下。如此规模，虽说不上巨著，亦可谓小有所成，毕竟，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在非学术环境下写出来的啊！

万宝君告诉我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正赶上学术界的美学热与书学界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他正是受此鼓舞，一步一步走向书法美学探索之路的。他的第一篇书法论文（即本科四年毕业论文）便是《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然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性”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论书法也不忘强调所谓“阶级性”问题。对此，书学界已有一些论者表示质疑，遗憾的是他们仅通过“对话体”托出观点而已，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从而也就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万宝君看到这些，便从“书法艺术的反映对

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和“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三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在学术层面上最终确立了书法艺术“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的符合史实之见解。

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使万宝君很自然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搞书法研究,可以就书法谈书法,这是那些创作高手们的擅长,他们有实践经验,一谈就能谈到“点”子上去,给后学者以有益之启迪。但从人文学科高度来看这类研究,由于一味斤斤于“技”(形而下)而缺乏“道”(形而上)的关注,学术价值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研究,更有赖美学(以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介入。一旦有了美学等学科的介入,关于书法的本质构成、创作规律、形式要素、美感类型、审美范畴、接受原理、流派特征、风格样式、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等,就可获取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宏观上有力引导当代书法创作健康发展。万宝君自知只是个书法爱好者,不敢“就书法谈书法”,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书法美学的探讨上来了。从涉足书法研究的1984年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写出了数十篇书法美学论文,而且还写出了一部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后,还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他的高起点,无疑为他日后赢得书法美学家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万宝君书法美学方面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对书法本质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像当今书坛某些理论家,美学文章写了一大堆,但都在致力解说、证明他人的基本观点。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得挺热闹,大家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写意”说、“造型”说、“抒情”说、“意象”说等不同看法。万宝君没赶上大讨论的热闹,他介入书法美学研究时,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已转入“沉潜期”。然而,在“沉潜期”内,他的第一篇书法美学论文(即前述《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

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后,他又写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一文给予详论。万宝君的书法性质观通过他自己的论证,已经得以初步确定,至于有多少读者予以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点,比较顺畅地展开了一系列书法美学问题的解说与探析,既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保持了一贯性(不像有的理论家后期观点同早期观点打架),也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凸现了体系性(涉及书法美学方方面面的文章互为依存,系统而有序)。从方法论来看,万宝君最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以反映论原理为理论依托的,尤其在探讨书法本质问题时如此。这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结论固然难下,但时代局限性却历历在目。好在万宝君很快自觉地走出了这种时代局限性,否则,日后的一系列书法美学成果也就无法酝酿成熟,我们也就看不到论集中的美学卷频频闪现独到思想了。

虑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万宝君从事书学研究本来打算只专攻书法美学一门,其他概不涉及,以免精力分散什么也写不好。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他还是经不住“史”的诱惑,更摆脱不了“史”的纠结,毕竟,“论”不能百分之百地自说自道,有时必得通过“史”的检验、寻求“史”的支持。缘于此,他一边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书法美学研究,一边又坚持阅读有关书法史学著述。至于对书法史学的探讨,开始时他只选择了一个很小的“点”,这就是关于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研究。兰亭论辨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万宝君之前还很少有人成系统地关注过,这显然体现了他志在“填补空白”的学术理念。在万宝君看来,断代史研究也好、通史研究也好、书家个案研究也好,虽然不乏深入之空间,但介入的人太多了,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没有卓尔不群的治史能力,决难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来。也许,万宝君的个性化抉择感动了冥冥中的上天,2005年初万宝君幸运地调到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当初的小小偶涉,竟变成他今天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有了论集之五《兰亭学探要》的收获。

万宝君偶尔介入书法史学研究,兰亭论辨只是其中一个支“点”,

除此,还有另外两个支“点”,即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回顾(今收入《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与20世纪整个书法理论研究回顾(今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

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回顾,显然是万宝君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合理延伸。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得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否则,就会瞎忙乎: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东西原来早被人家谈过,而且人家谈的比自己还要深刻得多。当然这种了解不一定都要写成文章。万宝君将这种了解写成了文章,目的无非想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凝固”下来,既方便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个参照,又方便他人开展同类研究有个参照。得力于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养成的宏观统摄之习惯,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首先来了个鸟瞰式把握,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书法美学研究,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多不承认书法为一门艺术的思潮,着重阐述的是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共性,以便让书法加入“艺术”之籍。而到80年代初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人们关注的则是书法同哪些门类艺术具有相同之属性,可视为替书法找朋友,用文雅的话说就是“别类”。大约从1985年前后开始,书法美学研究出现了探讨书法独特性质的“个性化”尝试,标志是这种书法性质的界说,只能用来释读书法,而不能用来释读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因此,从“入籍”到“别类”再到“体性”,就准确勾勒了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展轨迹。

粗线条是规律把握,要真正把握具体形态,个案分析就变得不可缺少。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宏观扫描之后,还陆续投入到一些大家书法美学思想的微观剖析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和《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等文。这样,有宏观,有微观,读者读之自然可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产生一个清晰而立体的印象。

应陈振濂之约,万宝君相继为1993—1994年度和1995—

1996年度的《中国书画篆刻年鉴》撰写理论述评。随后,他竟由此作时间段上的前后延伸,有计划地写出了1997—1999年度、1971—1992年度、1901—1970年度的书法理论述评,等于以论文形式完成了一部详备的《20世纪书法理论史》,这对当代书法史学来说,显然是个非常难得的奉献。

2008年9月,他又应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撰写20世纪部分,这就是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正编”中的内容,与“副编”理论回顾正好合为一璧——有语境有人物、有创作有理论;有点有面、有史料有史实,精彩展示了20世纪书法的全景画面。

万宝君为人平和厚道,但并非“乡愿”,他的性格亦有嫉恶如仇一面。当他在研究、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些理论大家观点偏激悖离实际,发现一些书坛时弊严重干扰书法事业发展之后,便禁不住愤愤然拿起笔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与针砭。

关于理论批评,万宝君写出的重要篇目有《论书法学体系的文化困境》、《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么?——就书法定位问题向熊秉明请教》、《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和《历史·文化·书法——〈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等。这些篇目,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新尝试,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观点,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研究性格,不仅把握准确、驳斥得当,而且充满思辨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万宝君上述驳熊秉明先生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熊先生以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奠定了他在书法理论界的地位,其方法论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自是功不可没。但其看似严密实属机械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时隔不久,熊先生又别出心裁,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且不遗余力,在不同场合下给予

论证、演讲,好像真的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似的。此说一出,书法界的芸芸众生几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超越所有行当的艺术事业。搞理论的人,更是纷纷撰文“跟进”,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者私下表示异议。万宝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写出上述驳熊先生之文,而且态度明确、直指其谬——“首先,熊先生本人的具体论证,只能推导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换言之,说‘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部分’亦可)的结论”、“其次,熊先生这一提法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其三,熊先生的所谓‘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哲学’与‘书法’三者间的本来关系”,因此,“熊先生所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并不能成立”。

万宝君的书坛现状批评始于近年,由于观察之敏锐、捕捉之及时和分析之透彻,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他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由《书法》(第6期)和《美术报》(6月14日)发表后,除了那些受抨击者外,书法界的上上下下,包括具有创作实力的各级书协领导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2006年初,应胡传海副主编之约,为《书法》所撰《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遴选出书坛十大焦点给予一一剖解,发表(第4期)后,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宝麟先生立即驰函赞道:“《书法》上的大作拜读,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这篇文章长达20000余言,点击了当年书坛几乎所有敏感问题或事件,比如公正评选问题、书坛名头问题、活人编自己年谱问题、活人建自己艺术馆问题、报刊收取版面费问题、书协换届事件、启功是否“国学大师”问题、批评有效性问题、名家书法提名展事件、“大师”题字事件、名流“另面人生”问题和“艺术书法”展览事件等。对万宝君的一系列辨析及其见解,我也基本表示赞同。而且,我以为,当代书坛太需要像万宝君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激浊扬清,否则,书坛真的没有希望可言了。

不久前,万宝君坦诚相告,书法美学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很难再深入下去,加之时下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于是决定改变以前

主攻书法美学兼及其他的做法，而代之以主攻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现状批评再兼及其他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万宝君一面做着艰辛的文献整理（他已主编一部三卷本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总字数300余万言，目前正在充实、校对之中），一面又冷静地观察着当代书坛潜存着的各种时弊。继《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这篇带有“集束炸弹”性质的文章投放书坛之后，2006年下半年以来，他又连续撰写了数篇针对书坛时弊的批评文章，其中以《走出误区 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关于书学讨论会的主题及其他》、《头衔·笔名·通稿——读季羨林〈在病中〉随感》和《权术改写历史——当代书协组织“去功能化”走势透析》最为时人津津乐道。这几篇文章，有的是应编辑朋友之约而写，所以很快就见诸报端了；有的则因有关报刊改变发稿方针，而无法及时同读者见面，无奈，万宝君只得将它们先放到有关书法网上展示，如今皆收入万宝君的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判》卷中，读者自可尽情翻阅。

读万宝君的书法批评文章，我还感到，他的批评态度端正、批评目的健康。首先，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泄私愤，是为了哗众取宠，它们坚持的都是学术立场，不管什么问题皆能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去加以解剖，虽爱憎分明，但绝无乱挥棍棒之嫌。再者，他的每篇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都是真名，从不用笔名，以示敢于承担责任，这点尤为难得。

万宝君因疏于外语，失去读研深造的机会，每念及此，我都不免一番感叹。让我欣慰的是，他能不向命运低头，醉心书论，勤奋笔耕，在非学术环境下托出了无愧当代书学的一连串成果。万宝君平时读书面广，知识丰富，加之擅长思辨，故不下笔则已，一下笔便有汨汨其来、源源不竭之势。想写、会写、勤写，这自然令人羡慕，但我想提请万宝君注意的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写畅销书，在控制速度的同时，更要控制数量，决不可“下笔不能自休”（这在晋朝大才子陆机那里尚以为病哩）。而今，万宝君正当盛年，我于万宝君有厚望焉！

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陈望衡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艺术品种,中国大体上都有,只是具有不同的特点罢了,如,戏曲,西方有歌剧,中国有京剧;绘画,西方有油画,中国有水墨画。唯独中国有(还有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有)其他民族没有的艺术品种,目前大家公认的只有书法。

探讨书法的性质,可说议论纷纭,现在已经弄得很乱的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持不同的视角之故,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认识。故有人为了全面,在自己的著作中,一连开出六个或更多的视角。这样做,行吗?我一直怀疑。

庄子与惠子在讨论鱼之乐时,各执一个维度,后来,庄子说:“请循其本。”就是说,我们不要争执了,回到事物原初的状态去,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办法是可行的。谈书法的性质,也要循其本。

书法之本是什么呢?是艺术吗?不是,它是文字,准确地说——汉字。汉字是世界上诸多的文字之一,它是语言的载体之一(语言的另一种载体是声音)。这一最基本的功能,即便是汉字书写成为艺术之后,也没有抛弃。

检阅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当初总是有具体用途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文章的手写稿,颜真卿的《祭侄稿》本是一篇祭文。

纯粹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书法至少在传世的书法珍品中少之又少。

今日,用毛笔写信、写文章已是很少的了,书法真个独立成为了艺术。即便如此,给人家写上一件书法作品,也还得斟酌写些什么为好。写一副春联,总该有些春天的气息,而送人一幅中堂,总得切合主人身份、修养,有些气度。我们欣赏书法作品绝不只是欣赏书写的技巧,总是连带那文字一同欣赏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因此,笔者以为,认识书法的本质,首先得明确一点,那就是,书法是字,它具有表意的功能。这是书法这门艺术最为突出的特点。按说,人类的各种艺术,原初均是有它的具体用途的,像绘画,最初的绘画,也不是用来画着玩儿的,它有着具体的用途,但是,到后来,几乎所有的艺术均与它的原初的实用功能告别了,而独然书法没有。

任何一件书法作品,它的美离不开它作为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草书卓异不凡,但毛泽东的书法所书写的他自己的诗词同样卓异不凡,能离开毛泽东诗词的内容,只是去欣赏他的行笔、布局吗?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你肯定不能充分领略到毛泽东书法的美。

笔者反对将书法变成绘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许多人的所谓书法作品,根本就不是字:追求抽象者,将它写成谁也不认识的符号;追求具象者,将它写成人物、动植物等,这就是典型的画字了。

当然,书法不是一般的汉字,一般的汉字,只要写正确,就行了。书法,不能只讲写美丽的语言,还要将美丽的语言写成美丽的文字,这就要讲“法”,讲技巧。

这样,书法的美,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字义所传达的内容,二是它的字形所传达的形式美。

现在人们论书之好坏,似是将前者忽视了,其实不妥。书之内容与形式二者应是缺一不可的。刘熙载评苏轼的书法,云:“东坡诗如华严世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意。”(《艺概·书概》)苏轼的书法与他的诗文风格是统一的。“华严世界”既是他诗文的风格,也是他书法的风格。

书法作为字,是人们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作为工具,它有社会认同性,不能你写的字,就只你自己认识,别人不认识,这点决定了书法的客观性。书法这种客观性十分重要,这是它与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品种的区别之一。别的艺术品种也存在社会认同性的问题,但没有书法这样重要,别的艺术品种,作者可以孤芳自赏,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作品,然书法不行。

艺术总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书法作为艺术,也有它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比较特别,也比较突出。书法的主观性来自如下两点:

一、书者一般写自己的作品。从历史上看,大书法家,总是大文人,他们传世的作品一般为自己的文章。当然,也有文、字出自两人之手的情况,不过,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书法的正统。书法的正统应是自己的字写自己的文。古代没有专门的书法家,然有专门抄写文字的书吏,或卖字为生的写手。这种抄手或写手,大抵上字是写得漂亮的,但鲜能受到人们尊重,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大书法家。

当然,今天,要像古人那样,要求书者均要写自己的文章,是不切实际的,今人中少有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那种修养,不过,靠抄写别人的诗文以成就自己书法美名的书者,毕竟不能与那种写自己文章的书法家比肩,这大概也得承认。

二、书法的另一种主观性,体现书法的形式上,这笔画、结体、墨色、章法均有书者自己的才情在。说实话,要将字写得漂亮不难,练上一两个月就像模像样了,然而要达书法的高境界很难,这要看书者的才学、品格、气度如何。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写字就是写自己的“气”,也就是情志。气是有分别的。刘熙载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艺概·书概》)

据此,笔者认为汉字书法不仅是表意的字,它传达出某一种思想,同时,也是表情的物,它传达出书者的才情、气质、修养。这两者同为书法的内容,只是后者与书法的形相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又作为前

者的形。

考察书法性质时,我们还得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讲的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而不是任何一种字的书写。别的文字比如拉丁文字,也是可以写成“美术字”的,但那不是书法。因此,考察书法艺术性质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文化特质。

为什么只有汉字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而别的文字没有成为这样的艺术?这个中的奥秘是一言难尽的。有人说,这与汉字为象形字有关。我不这样认为,世界上的文字母体为象形字的很多,将汉字书法的美局限于象形,那是误导的了。作为书法的汉字有些字是有象形的意味,也能让人联想到某些具体事物,但这不是汉字的主体,汉字主体是抽象的。显然,汉字书法的美不在象形。也有人将汉字书法的美归结到毛笔、宣纸、水墨等工具材料上去,这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汉字书法的美离不开这些特殊的工具材料,但是,这只是汉字书法美构成的一部分,并且不是决定性的一部分。

汉字书法美是一种综合的美,其审美的特质是特别的。我认为,考察汉字书法美,是不能离开我上面说的:第一,它是字,传达意思是它的基本功能;第二,它是形,这种形主要为四方体,由若干线条构成,线条一般用毛笔书写,一般用水墨着色,一般写在宣纸上。

兼顾这两者,是不是就造就了汉字书法美?不是。书法作为汉民族独特的艺术,它需要传达出汉民族的文化意味,一位外国人,根本不懂汉民族的文化,他也可以用毛笔,着水墨,按照已有的汉字规范,在宣纸上摹写汉字。虽然摹写的还是不错的,但没有汉民族文化的灵魂,徒具汉字书法之形,没有汉字书法之神。

不要说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写不出汉字书法来,就是中国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修养,也不能真正创造出汉字书法。

汉字,作为汉语之载体,与汉民族有着血肉关系。我们在探讨汉字书法性质时,不能将汉民族文化的性质忽略。历代的书学家,均重视书法与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关系。中国古人论文、论艺、论书,一般总是将它上溯到道。刘熙载论艺也是如此。他说:“艺者,道之形也。”

(《艺概·序》)

汉民族文化最高的哲学理念是道,最高的美总是会追溯到道。书法作为字,它是用来传道的;作为书法,它是用来味道的。字之传道,在其内容;字之味道,在其形式。

当今中国研究书法理论的人很多,毛万宝先生是用力最勤者之一,他治书学,能做到史论结合。毛万宝很重史料的搜集整理,他正在主编的《兰亭学文献汇览》,文字量便高达300余万言。毛万宝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更有自己的见解,他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书法理论家,这点,他的《书法美的现代阐释》就可以作证。其次,毛万宝治书学还能做到与书法创作相结合。毛万宝嗜书,每天临池,我见过他写的字,已经初具个人风格。虽然目前还不能称为大家,但我想,只要努力下去,肯定会有发展前途的。

我懂书,感于毛万宝先生的信任,写出以上文字,是为序。

2009年4月于珞珈山

目 录

001	序(陈望衡)
001	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
013	论艺术通感在书法艺术中的作用
027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
037	中国书法生殖文化机制探析
061	书法美学阿基米德点批判
073	中国书法墨色美的文化探源
099	从“他律”、“自律”看书法的审美流变 ——兼及当代书法展厅效应问题
111	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 ——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
123	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
149	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
203	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
221	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
231	走出尘封的“序言” ——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
251	以有限之偶涉 创新兴之学科 ——20世纪20至60年代书法美学研究述评

- 277 | 人文学科的新大陆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书法美学研究述评
- 323 | 附录:书法美学的探索者
——毛万宝及《书法美学论稿》漫谈(尹旭)
- 329 | 后记